《天宝图》【头、二、三、四、五、六、七本】

主要角色

李春芳：武生
施必显：净
施碧霞：旦
华子林：丑
华月娥：旦
曹天宝：小生
卢世杰：老生
卢赛花：贴旦
卢夫人：正旦
施洪林：外
曹天锡：副净
红花：花旦
吴孝珍：副净
苗龙：副净
王爷：外
华锦章：净
张槐仁：净
成化帝：小生
曹天佑：武生
秦氏：旦
李母：老旦
丑院子：丑
华金龙：副净
华应龙：净
李天熊：净
朱有豹：丑
百姓甲：末
押诏官：末
狄鸣鹤：末
表兄：丑
游人甲：外
游人乙：末
游人丙：生
游人丁：丑
头目甲：丑
头目乙：丑
红焰真人：红净
黑土棍：黑净

情节

剧本所述，系前明总兵施洪林镇守边关，以防胡氛。夫人早故，膝下只有一子一女。子名必显，女名碧霞，均未曾婚配，随侍所任。朝中首相华锦章，籍隶江南扬州府，其女金凤选入宫闱为帝妃，故又称国丈。恃其宠遇，专擅政权，陷害忠直，朝臣尽行侧目。闻施碧霞有殊色，为其次子求亲。施洪林毅然拒绝。华锦章变羞成怒，参以枉法贪赃，施洪林因此削职。复遣家将扮作强盗邀劫于路，所有行李资财劫夺殆尽。施洪林及子女遂不获回乡，流落扬州，寄居文阳观内。幸遇道士有情，不下逐客令。忧愤交迫，父子先后得病。施洪林身死，而施必显病极危重。施碧霞两手空空，无处呼将伯之助，不得已写明缘起贴于通衢，愿卖身为奴婢，籍身价以殓父，并医治乃兄。适值李春芳经过文阳观，见而怜之，命从者取银五十两相赠。李春芳亦扬州人，曾中文庠解元，又有一身武艺，素性慷慨，极好接纳英俊，愿为人排难解纷，群以“小孟尝”呼之，居

处与华府相隔不远。华锦章长子曰子林，以国舅名义，倚仗父势，无恶不作，且为色界恶鬼，凡民间父女稍有姿首者，一见即垂涎，必竭力营谋，不偿其愿不止，甚至强抢回家，收为妾媵。李春芳赠银之事业已入国舅之耳，家人等谗言施碧霞美貌，于是欲心顿炽，不可复遏，唤一小轿至文阳观，冒称李春芳之母欲见施碧霞，将施碧霞抬入府中。李春芳得知此事，至华府恳求交出。言语之间，两厢龃龉，国舅传齐众打手环而攻之。寡不敌众，李春芳大受夷伤，奄奄然气存一息。国舅着人推入水牢，听其自毙。国舅有妹名月娥，举止大雅，素恶父兄之作为，不问家事。婢女红花机警非常，华月娥极宠爱之。忽闻李春芳遭此飞灾，惊惶失措。当初红花父母丧葬之费，皆由李春芳担任，故欲施援救，聊作报恩。暗至马棚放火，乘众人喧闹之际，将李春芳驮出水牢，与华月娥言明，藏在贴邻卢赛花卧房。卢赛花系闺阁千金，其父卢世杰在京为官，家中只留母女二人。卢赛花亦重春芳之人品，与其母女用药调治，李春芳得以不死。施必显在文阳观数日后病已痊愈，道士告以施碧霞受骗之故。施必显怒甚，手持大铁锤立刻至华府索人，闯入后堂莫敢拦阻，众家人竟受大创。施碧霞亦探悉一切详情，急欲跳出重围，在内打出。兄妹适相会晤，共肆咆哮。国舅请都教师曹天锡率领众教师竭力抵御，而曹天锡已死于锤下，众教师各鸟兽散。兄妹二人同至李春芳家，拜谢赠银之德。老夫人认施碧霞为义女，留于家中，施必显离去扬州，与吴孝珍合伙霸占太行山为盗。施碧霞痛父客死，央文阳观道士讽经礼忏，亲往拈香。李春芳恐为国舅所扰，邀集众友来观中保护。适值曹天锡之弟曹天佑自京来扬，国舅将曹天锡之死备细告知。曹天佑精于拳棒，以为祸由李春芳而起，欲得李春芳而甘心焉。挑选数十人，蜂拥至文阳观。以图报复，且欲乘此机会，再抢施碧霞。武当山红焰老祖预算李春芳有难，命弟子曹天宝下山相救，赐以捆仙绳、隐身花等法宝。李春芳与曹天佑狠斗，几濒于危。突见一道童破围而入，砍伤曹天佑之腿，大众扶持逃走。曹天佑在华府养伤，月余方始平复。散步后园，闻有枪棍之声，不敢进入，站立观望，一队蚌将军正在施枪弄棍。指挥者，即国舅之夫人秦氏。华府自都教师被施必显击毙，秦氏欲修武备，收买婢女教授枪棍之法。是日至后园操演，抬头见曹天佑，喝问姓名，知为府中之教师。曹天佑本状貌雄伟，态度风流，秦氏不禁怦然情动，竟属意于曹天佑，胆敢邀入房中，行苟且之事。事有凑巧，二人欢会之时，被小姑华月娥撞破，斥其无耻，声言送书进京，禀告老父。秦氏素积闇威，一声狮吼，国舅即毛骨悚然，而合家大小亦无不慄慄危惧。在华月娥面前理屈词穷，不敢放肆，自思玷辱门户，使乃翁之职，必遭严谴，若不传扬于外，方可遮羞。遂与曹天佑密商，刺死华月娥以灭口。排演至此，为《天宝图》七本之终点焉。

注释

是剧相传为明代成化年间故事，又有谓元代者，正史上无可证实。坊间有《天宝图》小说一种，称为说部则非是，称为传奇又不类，句语鄙俚，且又含糊夹杂，不足以征文献。姑就剧本所言事实，一一以申明之。是剧前后共有十六本，以削职施洪林为起点，以征剿施必显为终场，颇得回还翔顾之法。中间点缀剧情，君臣父子，离合悲欢，妙绪环生，能令观剧者赏心豁目，生末丑旦，角色无一不备，井井有条，一丝不紊。虽说胎于《天宝图》小说，其实较之原著不啻有上下床之别，洵佳剧本也！

根据《戏考》第二十一册整理

《天宝图》【头本】

【第一场】

（四龙套、苗龙同上。）

苗龙　（念）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白）　吾，苗龙。今日元帅升帐，不免在此伺候。

（苗龙换衣。）

苗龙　（白）　呔，开门！

（〖大吹打〗。四龙套、四将、施洪林同上。）

施洪林　（点绛唇）　执掌兵权，威风八面，镇边关，扫荡狼烟，扶保锦江山。

四将、

苗龙　（同白）　参见元帅！

施洪林　（白）　站立两厢！

四将、

苗龙　（同白）　吓！

施洪林　（念）　十万雄兵统貔貅，南征北战数十秋。蒙恩钦赐尚方剑，扶保大明锦龙楼。

　　（白）　老夫，施洪林。大明驾前为臣，镇守边关。且喜狼烟扫尽，国泰民安。恨华锦章倚仗皇亲国戚，在朝专权，酷害忠良，有谋篡我主江山之意。在朝忠良一个

个俱告职还乡，竟无人灭却此贼。看帅字旗无风自动，必有军情。
中军，伺候了！
苗龙　（白）　喳！
张槐仁　（内白）　张大人到！
苗龙　（白）　张大人到！
施洪林　（白）　有请！
苗龙　（白）　有请！
（〖吹打〗。张槐仁随四龙套同上。）
张槐仁　（白）　施大人！
施洪林　（白）　张大人，请！
未知大人驾到，老夫不曾远迎，当面恕罪！
张槐仁　（白）　岂敢！下官来得鲁莽，大人海涵！
施洪林　（白）　大人到此，必有所为。
张槐仁　（白）　现有华国丈书信一封，大人请看。
（施洪林接信。）
施洪林　（白）　大人少坐片刻，待老夫观看。
（西皮慢板）　拆开了书信来观定，
字字行行写得分明：
上写着拜上多拜上，
拜上了边关施大人。
闻听得令嫒有德行，
特地前来要求亲。
倘若是你把亲事允，
加官受爵往上升。
一封书信——
（西皮摇板）　来观尽，
再与大人说分明。
（白）　张大人！
张槐仁　（白）　施大人！
施洪林　（白）　原来是华国丈来提亲事。想我小女十分貌陋，不敢高攀，还望大人回复国丈，必须多多美言。
张槐仁　（白）　大人此言差矣！想华国丈在朝官居首相，谁敢不尊！大人若肯允了这门亲事，指日定是封侯拜相。
施洪林　（白）　想我施洪林在朝为官，忠心耿耿，你把我当做什么人看待！
张槐仁　（白）　大人，你若不允这门亲事，只怕与你有些不便！
（施洪林冷笑。）
施洪林　（白）　想我施洪林焉能与那华贼一党！你休得多言，本当留你在此住上几日，但你既是华贼一党，老夫怎好留你？恕不相送！
中军，掩门！
（施洪林、苗龙、八龙套、四将同下。）
张槐仁　（白）　吓！好一个施洪林！这亲事允与不允但凭于你，为何将我羞辱一番？真道岂有此理！我不免回得朝去，搬动是非便了。正是：
（念）　管教你明枪容易躲，这暗箭最难防。
（张槐仁、四龙套同下。）

【第二场】

（华锦章上。）
华锦章　（念）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
（白）　老夫华锦章，大明为臣，官居首相。我女在朝陪王伴驾，老夫当朝国丈。前者，曾命张槐仁去至边关施洪林那里提亲，一去多日，为何还不见到来？
（张槐仁上。）
张槐仁　（念）　眉头一皱计千条，舌尖杀人不用刀。

（白） 参见国丈！
华锦章 （白） 张槐仁，你回来了？
张槐仁 （白） 回来了。
华锦章 （白） 亲事怎么样了？
张槐仁 （白） 国丈再不要提起。那施洪林亲事不允到还罢了，他不该在背后辱骂国丈！
华锦章 （白） 他骂老夫何来？
张槐仁 （白） 小官不敢言讲。
华锦章 （白） 但讲无妨。
张槐仁 （白） 他说：国丈这官乃是裙带脂粉之官，实实有些不干净！
华锦章 （白） 胆大施洪林，辱骂老夫，其情可恼！
张槐仁 （白） 国丈何须动怒，要害此人何难？只用八个字就将他害了。
华锦章 （白） 哪八个字？
张槐仁 （白） 就说他"宠用兵将，谋反朝廷"，八个字就够了。
华锦章 （白） 待吾明日上朝就参他一本！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四朝臣同上。）
四朝臣 （同白） 请了！万岁登殿，我等在此伺候。远远望见老王爷来了。
（四龙套、王爷同上。）
四朝臣 （同白） 老王爷！
王爷 （白） 看香烟缭绕，圣驾临朝。
四朝臣、
王爷 （同白） 请！
（四朝臣、王爷、四龙套同退下。四太监、内侍、成化帝上。）
成化帝 （引子） 海晏河清，四海升平。
（四朝臣、王爷同上。）
四朝臣、
王爷 （同白） 万岁！
成化帝 （白） 众卿少礼！
（念）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无色云车驾六龙。
（白） 孤，大明天子，成化在位。自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当早朝，众卿有本早奏，无本退班。
王爷 （白） 臣启万岁：今有卢世杰为人颇有才学，忠心耿耿，万岁何不将他调进京来，同扶社稷！
成化帝 （白） 朕准奏。即选卢世杰进京受爵！
王爷 （白） 谢万岁！
（华锦章上。）
华锦章 （念） 且将仇人事，上殿奏君知。
（白） 臣启万岁：今有施洪林在边关之上宠用将士，要谋反臣廷，请旨定夺！
成化帝 （白） 依卿之见？
华锦章 （白） 依臣之见，就该将他全家论斩！
王爷 （白） 嗳，臣启万岁：想那施洪林有十大汗马功劳。自今虽有谣言，并无实事。今将他尚方宝剑追回，削去官职，便他为民，也就够了。
成化帝 （白） 就命华卿派人镇守边关，速将尚方宝剑追回。领旨退班！
（成化帝、四太监、内侍同下。四朝臣同下。王爷看华锦章，怒下。华锦章下。）

【第四场】

（四龙套、华锦章同上，四朝臣、张槐仁同随上。）
张槐仁 （白） 但不知万岁怎样传旨？
华锦章 （白） 老夫欲要将施洪林全家问斩，不料老王爷在旁奏道，只追他的尚方宝剑，贬他

为民。
张槐仁　（白）　这也就够他的了！
华锦章　（白）　华金龙听令！
华金龙　（白）　在！
华锦章　（白）　命你拿吾金牌，调回施洪林尚方宝剑，不得有误！
华金龙　（白）　得令！
（华金龙下。）
华锦章　（白）　华应龙听令！
华应龙　（白）　在！
华锦章　（白）　命你押解圣旨，镇守边关！
华应龙　（白）　得令！
（华应龙下。）
华锦章　（白）　只是不杀此人，难消吾心头之恨！
张槐仁　（白）　这有何难！只消派上几名将士，在路上劫杀于他，哪怕他飞上天去！
华锦章　（白）　只是他父子勇猛非常，恐难对敌。
张槐仁　（白）　下官府内倒有二人甚是猛雄。
华锦章　（白）　快快唤他前来！
张槐仁　（白）　家将走上！
（李天熊、朱有豹同上。）
李天熊、
朱有豹　（同念）　自幼杀人放火，哪怕律条王法。
张槐仁　（白）　来，见过国丈！
李天熊、
朱有豹　（同白）　叩见国丈！
华锦章　（白）　命你二人带领三百名军士，在中途路上劫杀施洪林满门家眷。事成之后，定要保你等为官。
李天熊、
朱有豹　（同白）　谢国丈！
（李天熊、朱有豹同下。）
华锦章　（白）　正是：
（念）　一边撒下青丝网，
张槐仁　（念）　哪怕鱼儿不上钩！
（众人同下。）

【第五场】

（王爷上。）
王爷　（白）　可恨华贼要害施洪林，吾不免修书一封去到那里，叫他做一准备。家院！
（家院上。）
王爷　（白）　浓墨伺候。
（王爷修书。〖吹牌子〗。）
王爷　（白）　来，唤旗牌。
家院　（白）　旗牌走上！
（旗牌上。）
旗牌　（白）　叩见王爷！
王爷　（白）　这有书信一封，下到边关施大人那里，不得有误！
旗牌　（白）　遵命！
（旗牌下。王爷、家院同下。）

【第六场】

（四龙套、苗龙、施洪林同上。）

施洪林　（念）　眼跳心惊，所为何情？
（旗牌上。）
旗牌　（白）　门上哪位？
苗龙　（白）　做什么的？
旗牌　（白）　老千岁命我下书来的。
苗龙　（白）　候着。
启元帅：老千岁命人下书，前来求见。
施洪林　（白）　传！
苗龙　（白）　唤你进见，要小心了！
旗牌　（白）　参见是施大人！
施洪林　（白）　你奉何人所差？
旗牌　（白）　奉老千岁所差，有书呈上。
施洪林　（白）　呈上来，待吾观看。
（〖吹牌子〗。）
施洪林　（白）　你回去对千岁言讲，就说我修书不及，照书行事。
（旗牌下。）
施洪林　（白）　原来是恩师叫我遣散兵将。
中军，传各营将前来见我！
四将　（内同白）　得令！
华金龙　（内白）　金牌到！
施洪林　（白）　有请！
（华金龙上。）
华金龙　（白）　金牌到！听宣读圣旨：今将施洪林尚方宝剑追回！
施洪林　（白）　万万岁！
（华金龙接剑。）
华金龙　（白）　来，带马！
（华金龙下。四将同上。）
四将　（同白）　元帅调我等前来，有何吩咐？
施洪林　（白）　众位将军有所不知：只因张槐仁回朝在华贼面前拨动是非，上殿奏本，道老夫宠任将士，要谋反朝廷。圣上将老夫削职为民。多蒙老千岁有书信到来，叫我遣散军士，免生事端。请众位前来，请诸位弃职还乡；倘日后朝廷有事，众位再来，报效皇家！
四将　（同白）　想那华锦章在朝专权，要谋大明天下，何不趁此机会大家杀进京都，灭却华贼，以去朝中之患！
施洪林　（白）　众位将军！想我施洪林为国尽忠，焉能做此叛逆之事！倘若万岁知晓，我满门家眷性命难保。众位暂回原郡，那华贼恶贯满盈，倘一时事败，老夫或有出头之日，那时定必仍请众位出山以保天下。老夫今将家资金帛奉赠诸位将士，以做路费之用，幸勿推辞！
四将　（同白）　想元帅在朝，为官清正，哪有许多银钱？我等断不敢领！
施洪林　（白）　众位呀！
（西皮摇板）　奸贼在朝专权政，
要谋大明锦乾坤。
圣上准了他的本，
竟将老夫贬为民。
众位暂且回原郡，
一旦有事再报朝廷。
今将家资来散尽，
只为要解散将士心。
不必谦让一齐领，
（四龙套同抬金银财帛。）
四将　（同西皮摇板）　我等拜谢元帅恩！
施洪林　（白）　众位且回各营镇准备，大家一同起程。
四将　（同西皮摇板）　辞别元帅出大营，

大家各自回山林。
（四将同下。）
华应龙　（内白）　圣旨到！
施洪林　（白）　接旨！
（四龙套、华应龙同上。）
华应龙　（白）　圣旨，下跪！
施洪林　（白）　万岁！
华应龙　（白）　听宣读诏曰：施洪林宠任军士，谋反朝廷，本当问斩。姑念其在朝有功，着削去官职，降为平民。边关之事即交华应龙执掌。望旨谢恩！
施洪林　（白）　万万岁！
（施洪林接旨。）
施洪林　（白）　来！看印过来！
苗龙　（白）　元帅，印信怎能付于他人！
施洪林　（白）　此乃圣命，怎能违抗！
（华应龙欲接印，苗龙怒。）
施洪林　（白）　还要拜过！
华应龙　（白）　哦，还要拜过！
（吹打。华应龙拜印。）
华应龙　（白）　但不知施大人几时起程？
施洪林　（白）　明日就要起程。
华应龙　（白）　恕不远送了。
掩门！
（众人同下。）

《天宝图》【二本】

【第一场】

（施碧霞上。）
施碧霞　（念）　我父为总镇，兄妹习刀兵。
（白）　奴，施碧霞。吾父施洪林，官居总镇，镇守边关。吾兄施必显，带领家丁在郊外打围，为何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
施必显　（内白）　走吓！
（四家丁、四青袍抬虎豹皮同上，施必显上。）
施必显　（唱）　郊外驰马去散心，
打些走兽和飞禽。
迈步且把府门进，
见了妹子说分明。
施碧霞　（白）　兄长，回来了！
施必显　（白）　回来了。
施碧霞　（白）　今日兄长打了多少飞禽走兽？
施必显　（白）　几日打的走兽不少，贤妹请看。
施碧霞　（白）　搭了下去。
（四家丁、四青袍同抬下。）
施必显　（白）　爹爹可曾回府？
施碧霞　（白）　并未回府。
施必显　（白）　想必来也！
（四家丁、施洪林同上。）
施必显、
施碧霞　（同白）　参见爹爹！
施洪林　（白）　罢了！一旁坐下。
施必显、
施碧霞　（同白）　谢爹爹！

施洪林　（白）　可恼吓可恼！
施必显　（白）　爹爹今日回府为何这等烦恼？
施洪林　（白）　吾儿有所不知，只因前次华锦章那奸贼遣张槐仁到来，要与你妹子提亲，那时为父不允。不想张槐仁回到部中，在华贼面前搬动是非。那贼就在金殿参为父一本，说吾宠任将士，要谋反朝廷，万岁就要拿我全家问斩。多亏恩师老千岁在万岁驾前保奏，将尚方宝剑追回，削职为民。你道恼是不恼！
施必显　（白）　想那华贼在朝专权，每每残害忠良。你我父子何不杀入朝中，灭了奸贼，再上金殿与圣上辩理！
施洪林　（白）　咽！
（施必显立。）
施洪林　（白）　想你小小年纪，出此叛逆之言，你可知为父世受国恩，怎能背反朝廷！
施碧霞　（白）　爹爹，想吾家世代忠良，今受奸贼之害，就将华贼杀死，岂不是替国家除去大害？
施洪林　（白）　你乃一女流，怎么也出此不法的言语？不必多言！就此起程，同回原郡去者。众家丁走上！
（八家将同上。）
施洪林　（白）　改换衣巾。
（施洪林、施必显、施碧霞同穿风帽斗篷。）
施洪林　（白）　来，带马！
（唱）　恼恨华贼狗奸佞，
枉害忠良为何情！
一同上马往前进，
弃职还乡转家门。
（众人同下。）

【第二场】

（百姓甲引众百姓同上。）
百姓甲　（白）　请了！今日施大人回转故乡，我们预备下万民伞、万民衣，在此等候。
众百姓　（同白）　远远望见施大人来也！
（八家丁、施必显、施碧霞、施洪林同上。）
施洪林　（唱）　催马加鞭朝前望，
又只见众军民跪在道旁。
（施洪林下马。）
施洪林　（白）　老夫有何德能敢劳众军民在此迎接，请起！请起！
百姓甲　（白）　大人在此为官清正，吾等感荷恩德不浅，因此特备万民伞、万民衣相送。
施洪林　（白）　多谢众位多情！
百姓甲　（白）　现有薄酒一杯，请大人赏饮！
施洪林　（白）　叨扰了！
（唱）　接过众位酒一樽，
背转身来谢神灵。
事到如今无别论，
但愿诸君享太平！
百姓甲　（白）　请大人脱靴以做纪念！
（牌子。施洪林脱靴。）
施洪林　（唱）　辞别众位上能行，
含悲忍泪谢军民。
（八家丁、施必显、施碧霞、施洪林同下。）
百姓甲　（唱）　一见大人上能行，
倒叫我等痛伤情。
大家一同回家门，
但愿他一路有福星！
（百姓甲、众百姓同下。）

【第三场】

（李天熊、朱有豹引众家将同上。）
李天熊　（白）　俺，李天熊。
朱有豹　（白）　朱有豹。
李天熊　（白）　请了！奉了国丈之命，劫杀施洪林。你我在此改扮山贼的模样，等候他便了。
（李天熊、朱有豹同带假须涂面。）
李天熊　（白）　看那旁有一起车辆，想必是他来也，你我就在此等候。
（八家丁、施必显、施碧霞、施洪林同上。）
施洪林　（唱）　披星戴月往前进，
不分昼夜转回程。
来在松林忙观定，
想必其中有贼人。
李天熊、
朱有豹　（同白）　呔，你是何人？将车辆快留下，放尔等性命！
家丁甲　（白）　此乃是施总镇回转故乡，胆大毛贼敢来无礼！
李天熊、
朱有豹　（同白）　休得多言，看刀！
（施必显、施碧霞同打。众家将同抢车辆下。施洪林拔剑。）
施洪林　（唱）　数年来领兵把贼挡，
今日猛虎遇群羊。
年纪衰老难交仗，
（施碧霞上。）
施碧霞　（唱）　来了碧霞救高堂。
（施碧霞扶施洪林同下。）

【第四场】

（李天熊、朱有豹同上。）
李天熊、
朱有豹　（同白）　看他父子逃走，你我回复国丈便了。
（李天熊、朱有豹同下。）

【第五场】

（卢世杰上。）
卢世杰　（引子）　告职归林，诗酒散心。
（念）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白）　下官卢世杰，昔年在朝为官。只因奸臣专权，扰乱朝政，告辞还乡，倒也逍遥自在。今为中秋佳节——
（院子暗上。）
卢世杰　（白）　不免将夫人请出，痛饮一回。
家院，请夫人、小姐出堂。
院子　（白）　请夫人小姐出堂！
（卢夫人、卢赛花同上。）
卢夫人　（念）　只听鸟声鸣院宇，
卢赛花　（念）　但看花影上栏杆。
卢夫人　（白）　老爷！
卢世杰　（白）　夫人来了！
卢赛花　（白）　爹爹万福！
卢世杰　（白）　罢了。
卢夫人　（白）　唤妾身出来，有何话讲？
卢世杰　（白）　今乃八月中秋，请夫人出来意欲同饮几杯。

卢夫人 （白） 丫鬟看酒！
卢世杰 （西皮原板） 夫妻们在二堂把酒饮，
中秋佳节月光明。
卢夫人 （西皮原板） 虽然是辞官职倒也清净，
胜似在朝受皇恩。
院子 （白） 圣旨下！
卢世杰 （白） 夫人回避。
（卢夫人、卢赛花同下。）
卢世杰 （白） 待吾接旨！
（四青袍、押诏官同上。）
押诏官 （白） 圣旨下，跪！
卢世杰 （白） 万岁！
押诏官 （白） 听宣读诏曰：卢世杰速速进京受爵，不得迟误。望旨谢恩！
卢世杰 （白） 万万岁！
大人远道而来，礼当备宴。
押诏官 （白） 朝事在身，不敢久留。告辞了！
卢世杰 （白） 恕不远送！
（押诏官、四青袍同下。卢夫人、卢赛花同上。）
卢夫人 （白） 圣旨到来，所为何事？
卢世杰 （白） 圣旨调我进京受职。
卢夫人 （白） 但不知老爷几时起程？
卢世杰 （白） 明日即行。
卢夫人 （白） 如此，待妾身打点行李，请至后面。
（卢世杰、卢夫人、卢赛花同下。）

【第六场】

（施碧霞扶施洪林同上，施必显随上。）
施洪林 （白） 嗳呀，吓坏我也！众家丁哪里去了？
施必显 （白） 俱被贼杀散了。
施洪林 （白） 车辆马匹呢？
施必显 （白） 被贼人抢了去了。
施洪林 （白） 这便怎么处？
施碧霞 （白） 吓爹爹，那日曾说要寻什么卢……
施洪林 （白） 不错，吾想去寻卢世杰，乃是我的表弟。好，大家就此去者。
（施洪林、施碧霞、施必显同下。）

【第七场】

（狄鸣鹤上。）
狄鸣鹤 （念） 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
（白） 吾，文阳观的道士便是。只因吾道长到四川朝山去了，观中清苦，是吾在各施主处化了些米面，不免回观便了。
（施洪林、施必显、施碧霞同上。）
施洪林 （白） 你我在此歇息歇息。
狄鸣鹤 （白） 吓，看那厢来的那位老者，好像是边关总镇施大人的模样，待我向前冒叫一声。那厢敢么是施大人？贫道这厢稽首了！
施洪林 （白） 吓，你是何人？为何识我呀？
狄鸣鹤 （白） 贫道名唤狄鸣鹤。曾蒙大人搭救，难道大人就忘怀了么？
施洪林 （白） 莫非你就是当年失落饷银的狄鸣鹤么？
狄鸣鹤 （白） 正是。
施洪林 （白） 你因何到此？
狄鸣鹤 （白） 大人有所不知。只因那年失落饷银之后，一家大小染病而亡。是我看破红尘，

来此地文阳观出了家了。
施洪林 （白） 原来如此。
狄鸣鹤 （白） 请问大人为何这般光景？
施洪林 （白） 嗳，一言难尽。是吾被奸贼华锦章所害，削职为民，指望转回原籍。谁知中途遇着贼寇，将家丁打走，将行李车辆尽行抢去。因此无奈，意欲投亲。我且问你，那卢世杰可在此地？
狄鸣鹤 （白） 那卢大老爷前日奉旨，进京受职去了。
施洪林 （白） 偏偏又不凑巧，这便如何是好！
狄鸣鹤 （白） 此地亦非讲话之所，请大人到观中一叙。
施洪林 （白） 好，我们同到观中再做道理。
（众人同下。）

《天宝图》【三本】

【第一场】

（李春芳上。）
李春芳 （引子） 忠厚传家，有肝胆，好义行侠。
（念） 幼习诗书善揣摩，为人正直喜干戈。若要齐家并治国，须读孝经和大学。
（白） 俺，李春芳，扬州人氏。吾父在朝为官，去世三载；是我在家侍奉老母，广有家财，好打不平。今日乃是母舅寿诞之期，须要前去拜寿，待我禀过母亲。
院子走上。
（二院子同上。）
二院子 （同白） 公子！
李春芳 （白） 有请老夫人。
二院子 （同白） 有请老夫人！
（丫鬟引李母同上。）
李母 （念） 两鬓如霜，教子有方。
李春芳 （白） 参见母亲！
李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李春芳 （白） 谢母亲！
李母 （白） 吾儿将为娘唤出有何话讲？
李春芳 （白） 今日乃是母舅寿诞之期，孩儿意欲前去拜寿。
李母 （白） 不是吾儿提起，为娘倒忘怀了。吾儿前去，要早去早回。
李春芳 （白） 孩儿遵命！
李福、李禄，随吾前往。
二院子 （同白） 是！
李春芳 （西皮摇板） 辞别母亲出家门，
前去拜寿祝延龄。
（李春芳下。）
李母 （西皮摇板） 将身且把后堂进，
等候我儿转回程。
（李母、丫鬟同下。）

【第二场】

（狄鸣鹤引施必显、施碧霞、施洪林同上。）
施洪林 （白） 这就是文阳观？
狄鸣鹤 （白） 正是。请大人到观内叙话。
请坐！
施必显 （白） 我腹内饥饿得紧，可有什么酒饭？
狄鸣鹤 （白） 酒饭倒有，待我取来。
施必显 （白） 可有鱼肉没有？

狄鸣鹤　（白）　我这观中清苦得很，只有粗茶淡饭，无有鱼肉。
施必显　（白）　快去取来。
狄鸣鹤　（白）　酒饭到。
施必显　（白）　爹爹吃一杯。
施洪林　（白）　为父不用。
施必显　（白）　咳！想施必显在边关之上，每日吃些珍馐美味，今日竟吃这等薄酒淡饭，思想起来，好不凄凉也！
（西皮摇板）　想当年在边关何等侥幸，
吃珍馐和美味酒池肉林。
似这等粗酒饭怎能吃进，
思想起好叫我珠泪伤情。
一霎时只觉得头昏脑晕，
遍体上似火烧所为何情？
（白）　我浑身发起烧来了！
狄鸣鹤　（白）　待我扶了公子到后房安歇了罢。
（狄鸣鹤扶施必显同下。）
施洪林　（白）　吓，你兄长哪里去了？
施碧霞　（白）　我兄长遍体发烧，得了病了！
施洪林　（白）　这也是他在中途路上与贼人交战，受了些惊恐。
（西皮原板）　施洪林在观中自思自想，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怀伤。
恨朝中华锦章狗奸党，
害得我一家人四散逃亡。
这也是前世里造下了孽障，
（西皮摇板）　一霎时神恍惚难以主张。
（白）　嗳呀，我儿吓，为父一时心中忙乱，只恐命在旦夕！
施碧霞　（白）　嗳呀爹爹呀！
施洪林　（白）　为父倘有不测，你兄长要与你寻一个门当户对人家，了却终身大事，为父纵死九泉也是瞑目的了。
（施碧霞哭。）
施洪林　（西皮摇板）　此时间只觉得神魂飘荡，
看人生祸与福难以提防。
实指望回原郡一家安享，
不料在文阳观丧了无常。
（施洪林死。狄鸣鹤上。）
狄鸣鹤　（白）　大人！大人！
施碧霞　（白）　嗳呀爹爹呀！
狄鸣鹤　（白）　大人竟去世了！
施碧霞　（白）　看我兄长身得重病，爹爹丧命无有银钱置买棺木，如何是好？
吓，道长，你可替我借些银钱使用？
狄鸣鹤　（白）　小姐呀！想我这文阳观乃是一座小庙宇，道长又不在观中，此地又无有大施主，叫我往哪里去借啊！
施碧霞　（白）　也罢！事到如今，并无别法。我欲自卖自身做人的婢女，以葬我父！
狄鸣鹤　（白）　好一位贤孝的小姐！如此，待贫道代小姐写一张告白，你就在观外等报。倘遇有人来问，便可商议。请到后堂。
（施碧霞、狄鸣鹤同下。）

【第三场】

（华子林上。）
华子林　（数板）　家住在维扬，声名天下扬。吾父为宰相，妹子伴君王；老子是国丈，国舅吾来当。一天无别事，专爱美娇娘。命人四下访，到处访红妆。遇见就来抢，拉来就拜花堂，拜花堂。

（白） 吾华子材，阿爹当朝首相。所生吾一子二女，大妹子在宫里陪王伴驾，吾还是一个国舅啦！吾住在扬州，天天无事，最爱美貌女子。也曾叫人各处里去寻找，竟弗得一位娇娇滴滴的女娘！
来呀！
（丑院子上。）
华子林 （白） 请表老爷！
丑院子 （白） 请表老爷！
（表兄上。）
表兄 （念） 生平无所好，专会拉皮条。
（白） 叫我啥事体呀？
华子林 （白） 表兄来哉，请坐！请坐！
表兄 （白） 啥事呀？
华子林 （白） 革格几天想要寻一个娇滴滴的女娘，总弗看得见，要请表兄到街坊上寻访寻访。
表兄 （白） 吾也曾叫人各处访去哉。
丑院子 （白） 启禀大爷：这文阳观前有一女子卖身葬父，甚是美貌。
华子林 （白） 文阳观有女子？
丑院子 （白） 有一女子，长得好得很！
华子林 （白） 既然如此，你去问问她，看她卖身要几多银子，回来我就好把给她。快去快回！
丑院子 （白） 遵命！
华子林 （白） 表兄，到书房里吃酒去吧。
表兄 （白） 好，请！
（华子林、表兄、丑院子同下。）

【第四场】

（狄鸣鹤引施碧霞同上。）
施碧霞 （二黄摇板） 遭不幸奴的父一旦丧命，
我兄长他又有大病在身。
无银钱买棺木将父葬定，
无奈何奴只得自卖自身。
奴这里出观门双膝跪定，
但愿得天保佑早遇善人。
（四游人同上，同看。）
游人甲 （白） 这一女子是做什么的？
狄鸣鹤 （白） 列位，此位乃是施大人之小姐。因施大人在吾观中病故，施公子又染病在床，无有银钱殡葬施大人，故此小姐自卖自身，情愿为人去做婢女。列位，哪一位可以帮衬此事？
四游人 （同白） 吾们都没有钱呐！
（丑院子上，偷看。李春芳上。）
李春芳 （西皮摇板） 来至在文阳观用目观定，
又只见一女子跪在埃尘。
（白） 这一伙人在此则甚？
狄鸣鹤 （白） 李公子来了。公子有所不知，此女乃是施大人的小姐，因无钱殡葬她父，故尔自卖自身。
李春芳 （白） 原来如此。
家院！
院子甲 （白） 有！
李春芳 （白） 你回到家中取五十两银子，速速交与那一女子。快去！
院子乙 （同白） 遵命！
狄鸣鹤 （白） 好了，李公子真正是善人！
小姐快快谢过！
李春芳 （西皮摇板） 迈步撩衣往前进，
此女果然是行孝的人。

（李春芳下。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我去取银子去啦！吾们老太太听见说啦，要看看这一位小姐。请小姐坐轿子，快去吧！
狄鸣鹤　（白）　既然如此，小姐你就去一去也不妨事。
（丑院子逼施碧霞上轿，同下。院子甲上。）
院子甲　（白）　银子五十两。那一女子哪里去了？
狄鸣鹤　（白）　方才有一管家言道：老夫人要见小姐。
院子甲　（白）　并无此事呀。
狄鸣鹤　（白）　小姐前去莫非有什么意外之事？吾却甚不放心，待吾跟随前去打听便了。
四游人　（同白）　吾等一同前去看过。
狄鸣鹤　（白）　如此，大家一同前去。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华子林上。）
华子林　（念）　文阳观内访佳人，为何不见信回音？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小子把那一女子用轿子抬了来了。
华子林　（白）　好，会办事。叫那女子快快前来。
（众人抬施碧霞同上，施碧霞下轿。）
华子林　（白）　好一绝色女子！叫她到后楼上去。
（丑院子引施碧霞同下。）
华子林　（白）　好革！好革！我要到后楼上同她拜花堂格，吾又要做新郎啦！
　　（笑）　哈哈哈哈！
（华子林下。）

【第六场】

（狄鸣鹤引四游人同上。）
狄鸣鹤　（白）　嗳呀不好了！原来又是华子林所为，竟将小姐骗到他府中去了。我们一同去到李公子那里，速速搭救小姐要紧。
（狄鸣鹤、四游人同转场。）
狄鸣鹤　（白）　门上哪位在？
（院子丙上。）
院子丙　（白）　何事？
狄鸣鹤　（白）　公子可在家中？
院子丙　（白）　公子尚未回来。
狄鸣鹤　（白）　还不曾回来，老夫人可在家呀？
院子丙　（白）　老夫人现在家中。
狄鸣鹤　（白）　你替我们速速通报，就说我等求见。
院子丙　（白）　有请老夫人！
（李母上。）
李母　（白）　何事？
院子丙　（白）　文阳观道士要求见。
李母　（白）　叫他进来。
院子丙　（白）　老夫人叫你等进去。
狄鸣鹤　（白）　参见老夫人！
李母　（白）　罢了。你等到此何事？
狄鸣鹤　（白）　老夫人有所不知，只因我观中住了施总镇，日前亡故，无钱殡葬。他的小姐卖身葬父，多蒙公子赠银五十两。谁想那华子林冒充公子之名，竟将小姐接到他府中去了！我等前来，请公子搭救小姐要紧。
李母　（白）　待等吾儿回来，再作道理。

（李春芳随二院子同上，李春芳看狄鸣鹤、四游人。）
狄鸣鹤　（白）　好了，公子回来了！
李春芳　（白）　参见母亲！
李母　（白）　罢了。
李春芳　（白）　他们在此作甚？
狄鸣鹤　（白）　嗳呀公子吓！方才那一女子蒙公子赠银五十两银子。尚未送到，不料华子林假冒公子之名，竟将那小姐接到他府中去了。因此我等前来，要求公子速速搭救小姐才好！
李春芳　（白）　想那一女子与吾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若前去搭救于她，知道者，是我好义，不知者，反说我李春芳贪恋女色，此事我不能前往。
狄鸣鹤　（白）　话虽如此，只是他不该假充公子之名。倘若外人知道，反说是公子所为。
李春芳　（白）　我与那华子林虽然相认，只是他要问我执意要这女子是何缘故，叫我以何言答对？
李母　（白）　我儿既是赠银与那女子，本为救她之意。今被华子林接去，岂不是我儿反把那女子害了？以为娘看来，还是去救她的为是。
李春芳　（白）　孩儿遵命！
狄鸣鹤　（白）　公子此去定能成功！我等回去罢。
（狄鸣鹤、四游人同下。）
李春芳　（白）　吾想华子林既然将那女子接到他府，他岂肯白白将她放出。只恐此去，好言相劝定难成功。正是：
（念）　一心行好事，去救难中人。
（李春芳下。）

《天宝图》【四本】

【第一场】

（华子林上。）
华子林　（白）　待我到楼上去看看革个美人。
（华子林上楼。施碧霞上，华子林坐。）
施碧霞　（白）　莫非这就是李公子？待我向前见过。
多谢李公子搭救之恩，奴家这里有礼了！
华子林　（白）　起来！起来！舍个李公子？吾乃当朝国舅华子林。你若是同吾拜了花堂，是享不尽革荣华富贵格！
施碧霞　（白）　嗳呀且住！吾道是李公子，原来是华贼之子，此乃是害我的仇人，这便如何是好！哦喝有了！奴不免姑且在此忍耐，慢慢再做道理。
吓公子，想你父与奴父乃是一殿为臣，奴焉能与你做此无耻之事？
华子林　（白）　舍个无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到此，也算是前世的姻缘。来来来，吾要同你拜花堂，就可以困觉哉！
施碧霞　（白）　你休得胡言！
华子林　（白）　来来，同到后楼去。
（华子林拉施碧霞，施碧霞推华子林倒地。）
施碧霞　（白）　好一个无有廉耻的东西！
（施碧霞下。华子林起。）
华子林　（白）　革个女子力气倒大得很格，倒把我的腰跌坏哉！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李春芳来哉！
华子林　（白）　李春芳来哉，吾晓得哉！他定是为这女子而来，革个事体还要留心格。那李春芳，他有全身武艺，倘若我二人争吵起来，难免要动手，吾打弗过他，倒要吃他的亏格！
来，请教师来！
丑院子　（白）　有请诸位教师爷！
（八英雄同上。）

八英雄　（同白）　大爷！
华子林　（白）　诸位教师都吃过饭格？
八英雄　（同白）　都用过了。叫我等前来作甚？
华子林　（白）　今有李春芳来哉。我二人不翻脸便罢，倘若是翻了面孔，我叫你们打，你们就打；我叫你们敲，你们就敲！打死人，吾来抵命。你四人藏在东廊下，你四人藏在西廊下。
请李春芳！
丑院子　（白）　有请！
（〖吹打〗。李春芳上。）
李春芳　（白）　吓仁兄！
华子林　（白）　仁兄请坐！
来，看茶！
（丑院子捧茶。）
华子林　（白）　不知兄台驾到未曾远迎，望仁兄恕罪！
李春芳　（白）　岂敢！小弟来得仓促，仁兄海涵！
华子林　（白）　岂敢岂敢！仁兄到此必有啥事体，倒要领教格。
李春芳　（白）　只因文阳观有一女子卖身葬父，是小弟赠她纹银五十两。听闻仁兄将这女子接到贵府，小弟前来相劝仁兄将此女子放回，谅仁兄断无推辞的了。
华子林　（白）　哦，原来是为了革个女子之事。弗错哉！革个女子确是小弟将她接到舍下来格，小弟却是要帮助她银两，叫她去葬她的父亲，仁兄倒可以不必再给她银子了。
李春芳　（白）　仁兄既欲帮助此女，就不该冒小弟之名接她前来。倘被外人知晓，反归罪于小弟身上。依小弟相劝，还望仁兄将此女放回，以全吾两家的体面。
华子林　（白）　小弟就将此女留在舍下也不妨事，有啥个体面弗体面？
李春芳　（白）　据小弟相劝，还是放出此女的好！
华子林　（白）　你倒弗要多言，请回去罢！
李春芳　（白）　好言相劝，执意不听，你可知李某的厉害！
华子林　（白）　舍革啊？你厉害，我姓华格也弗能让人，吾还怕你弗成！
李春芳　（白）　你好不知进退！
华子林　（白）　难道你还要放肆不成！
来来，教师打呀！
（李春芳脱衣起打，八英雄、华子林同败下，李春芳追下。华子林上，李春芳追上，打华子林。华子林下。八英雄同上，李春芳打，八英雄同下，李春芳追下。华子林、八英雄同上。）
华子林　（白）　你等真格是没用！有道是：养军千日，用在一时，你等终日吃吾穿吾，用吾的银钱，革许多人打弗过一个李春芳，真正岂有此理！
来，请都教师！
丑院子　（白）　请都教师爷！
（曹天锡上。）
曹天锡　（白）　何事？
丑院子　（白）　大爷请你！
曹天锡　（白）　大爷何事？
华子林　（白）　今朝来了一个李春芳，他们都打他弗过，请都教师出来帮助！
曹天锡　（白）　闪开了！
（曹天锡下，八英雄、华子林同随下。）

【第二场】

（李春芳上，曹天锡追上，李春芳、曹天锡同起打。八英雄同随上，同围李春芳。曹天锡打李春芳头，李春芳倒，八英雄抬李春芳同下。）

【第三场】

（华子林上，八英雄抬李春芳同上。）
八英雄　（同白）　李春芳拿住了！

华子林　（白）　怎样治他出吾的恶气才好？
丑院子　（白）　启大爷：将他打入水牢之内，还怕他不死吗！
华子林　（白）　好，搭在水牢！
（八英雄抬李春芳同下。曹天锡上。）
华子林　（白）　还是教师顶呱呱革！都打弗过李春芳，都教师只用一拳一脚，就踢倒哉，佩服！佩服！
曹天锡　（白）　哪里去吃酒？
华子林　（白）　吃酒，到书房里吃酒！
来，快快备酒，与教师爷酬劳！
（笑）　哈哈哈哈哈！
（华子林、曹天锡同下。）

【第四场】

（八英雄抬李春芳同上，送入水牢，牢卒锁牢门，八英雄、牢卒同下。）

【第五场】

（红花上。）
红花　（白）　我，红花。不幸父母双亡。是我就在这华府当了一名使女丫鬟，伺候小姐。多蒙小姐相待甚厚，视同姊妹一般。今日天已不早了，怎么还不开饭？待我到厨房里去看看。
厨子，怎么还不开饭呀？
（厨子上。）
厨子　（白）　原来是红姑娘。你还不知道吗？
红花　（白）　知道什么呀？
厨子　（白）　只因咱们大爷在文阳观冒着李公子的名字，抢了一个女子来。李公子知道啦，来找公子，叫公子放这一女子。公子不放，就同李公子说翻了，打起来了。咱们这儿的人多，就把李公子打倒啦，现在打入水牢之内了。公子给众位教师酬劳，叫厨房赶着备几桌酒席，厨房里是忙得不得了，上房里的饭还要等一等。
红花　（白）　原来如此。我且问你：那李公子可是那一位年轻的吗？
厨子　（白）　不错。
红花　（白）　他是素来最好做善事的，是不是？
厨子　（白）　不错，专好打抱不平。
红花　（白）　原来如此。你把前头的饭开完了，可就开小姐房里的饭。
厨子　（白）　知道啦！
（厨子下。）
红花　（白）　嗳呀且住！想当初我父身死，无钱殡葬，多亏李公子赠银一百两，才把我父埋葬，是奴感他的大恩，尚在未报。今日公子遭此大难，我不去搭救等待何时？有啦！我不免去至绣楼，哀求小姐搭救李公子便了。
（唱）　当年受他恩非浅，
自古道饮水要思源。
救得公子回家转，
学一个结草并衔环。
（红花下。）

【第六场】

（华月娥上。）
华月娥　（唱）　我父当朝为首相，
大姊伴驾在昭阳。
将身且把绣楼上，
懒整乌云理红妆。

（红花上。）
红花　（唱）　一心要救公子命，
见了小姐说详情。
（红花跪哭。）
华月娥　（白）　红花，为何这般光景？
红花　（白）　小姐有所不知：只因我家公子与李春芳李公子争斗起来，将李公子打在水牢之内。奴婢昔年曾蒙李公子赠过纹银百两，才得葬埋我父。今日公子遭此大难，婢子要救李公子性命，以报往日之恩，特地前来叩求小姐。
华月娥　（白）　原来如此，你且起来。
红花　（白）　多谢小姐！
华月娥　（白）　待等黄昏时候，你去至水牢，搭救那李公子便了。
红花　（白）　谢小姐！
华月娥　（唱）　当初受他恩非浅，
知恩报恩理当然。
（华月娥、红花同下。）

【第七场】

（牢卒上，斟酒自饮。李春芳在水牢。）
李春芳　（白）　想我李春芳，只为救那女子，抱打不平。不想华贼手下人多势众，被他打入水牢，恐这性命难保。我今一死不值紧要，只是家中老母年迈，无人侍奉，我纵死九泉也难瞑目。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二黄摇板）　李春芳在水牢珠泪滚滚，
都只为不平事惹下祸根。
实指望救了那女子性命，
又谁知我一身怎敌众人。
高堂上老娘亲无人孝敬，
（哭头）　儿的娘吓！
（二黄摇板）　眼见得今日里定丧残生。
牢卒　（白）　我自到这个华府里来，本想要做个出身。哪晓得华公子叫吾看守革个水牢，一点格好处也没有。吾就天天在革里吃酒，吾心里也没有啥个心事。就是个府里有个丫鬟——
（红花暗上，听。）
红花　（白）　叫做红花，长得十分标致，就是弗能够到手。倘能同她在一处吃吃酒、开开心，吾也不枉在革个府里来一遭。
（红花拍。）
牢卒　（白）　噫，哪个？
红花　（白）　是我吓！
牢卒　（白）　喂啊！你从哪里来？
红花　（白）　我从绣楼上来呀。
牢卒　（白）　你到革里来，做啥个事体呀？
红花　（白）　我昨夜晚上做一个梦。
牢卒　（白）　做了梦？啥个梦？
红花　（白）　梦见那个人就是你啊！
牢卒　（白）　就是吾？
红花　（白）　还有一个老人，白胡须。他说他是月下老人。
牢卒　（白）　是月下老人？是管替人做亲事格。
红花　（白）　他说有个人，你若是同他去，日后要有好处。
牢卒　（白）　是啥个人教你同他去呀？
红花　（白）　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呀！
牢卒　（白）　喂哟呀，就是吾啊！吾有啥个好处？
红花　（白）　那个老人说，太师爷日后要做皇帝，还要封你为王哩！
牢卒　（白）　吾还要做王爷？哈哈哈，做王爷，快活哉！

红花　（白）　我醒来想想，就找你来哉。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牢卒　（白）　我在这里吃酒，你也来吃一杯。
红花　（白）　我不会吃酒。
牢卒　（白）　吾吃一杯。
红花　（白）　我给你斟上。
（牢卒醉。）
红花　（白）　看他醉了，待我将他的钥匙摘下来，我把他扶到房里去睡。
（红花扶牢卒同入房。）
红花　（白）　嗳呀且住！我在此搭救李公子，倘若被人看见，不但李公子无有性命，就是我红花的性命可也难保！哦喝有了！去至后门放起火来，大家前去救火，我就可以放心啦。待我前去放火！
（红花下。）

【第八场】

（华子林、表兄同上。）
华子林　（白）　李春芳厉害，还是不及吾，到底把他打倒哉！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公子，大事不好了！
华子林　（白）　啥个事体呀？
丑院子　（白）　后门失火了！
华子林　（白）　叫他们快去救呀！
（丑院子下。）
表兄　（白）　府里会失火，也倒怪哉！
华子林　（白）　吾倒想把李春芳烧死，偏偏就失了火哉。
表兄　（白）　如此，就可以弗去救火哉。
华子林　（白）　为啥弗救呀？
表兄　（白）　好把李春芳烧死呀。
华子林　（白）　岂不把吾革个房子都烧毁哉！
表兄　（白）　弗错，还有房子在革里。
华子林　（白）　随吾同去看看是哪里失火。
表兄　（白）　走，走。
（华子林、表兄同下。）

【第九场】

（红花上，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你是谁呀？
红花　（白）　我是红花呀！
丑院子　（白）　你上哪儿去？
红花　（白）　这……我听说是失了火啦，我要去看看在哪儿吓？
丑院子　（白）　就在院后马棚，你去看罢。
（丑院子下。）
红花　（白）　好了！他们全去救火去了，待我去救公子便了。
（红花开锁。）
红花　（白）　我不免将他的门给他锁上。
（红花锁房门，用腰巾救李春芳出水牢。李春芳坐地。）
红花　（白）　公子醒来！
李春芳　（唱）　猛然间睁开了昏花眼，
又只见一女子站立面前。
（白）　你是何人前来救我？
红花　（白）　我名叫红花，乃是这府中一个丫鬟。昔年曾蒙公子赠吾一百两银子殡葬我父，难道公子就忘了么？

李春芳 （白） 原来是大姐，小生感恩不尽！
红花 （白） 公子已出了水牢，快快逃命去罢。
李春芳 （白） 无奈我被华子林叫人打得我遍体鳞伤，实难行走。
红花 （白） 这便如何是好？吾不免搀扶公子暂到小姐绣楼之下躲避一时，再做道理。
李春芳 （白） 如此，你且搀我来。
红花 （白） 快快走罢，少时有人到此，倘被他们看见，你吾的性命可就难保。
（红花扶李春芳同下。）

《天宝图》【五本】

【第一场】

（华子林跑上。）
华子林 （白） 嗳呀！不想这一女子十分厉害。
来呀！
（丑院子上。）
华子林 （白） 快喊都教师爷！
丑院子 （白） 请都教师爷！
（曹天锡上。）
曹天锡 （白） 大爷唤我何事？
华子林 （白） 那一女子她会武格，将府中人都打坏哉，请教师爷抵挡。
曹天锡 （白） 待吾来擒她。
华子林 （白） 弗好哉！打得来哉！
（华子林急下。施碧霞追上，打。施碧霞下，曹天锡追下。）

【第二场】

（秦氏上。）
秦氏 （白） 我，秦氏。只因我们大爷要害李春芳，不知何人将他救出水牢。是我正在姑娘房内拷打红花，谁晓得吾们大爷抢来的女子她会武艺，就打起来啦！是吾带同丫鬟们同她厮打，就此赶上前去。
（秦氏耍棍，下。）

【第三场】

（狄鸣鹤上。）
狄鸣鹤 （白） 吾，文阳观的道士便是。施大人在吾观中亡故，小姐尚无下落，这便如何是好？
（施必显上。）
施必显 （白） 道士，吾家爹爹在哪里？
狄鸣鹤 （白） 嗳呀公子吓，大人一病身亡了！
（施必显哭。）
施必显 （白） 不好了！
狄鸣鹤 （白） 公子病体已好，这可就好了！
施必显 （白） 吾爹爹已死，吾妹子哪里去了？
狄鸣鹤 （白） 嗳呀公子吓，只因大人已死，小姐因公子卧病在床，无有银钱殡葬大人，万般无奈，只得卖身葬父，幸遇李春芳公子赠银五十两。银子尚未送到，谁想那华子林倚仗皇亲国舅，将小姐抢到他府中。是我等哀求公子前去华府，欲将小姐救出，至今未见回来。
施必显 （白） 竟有这等之事！待吾去到华家救吾妹子。
狄鸣鹤 （白） 他那里人多势众，公子又是病后之人，恐遭不测，万万去不得！
施必显 （白） 有道是：一人拼命，万夫难当！休得阻拦，俺去也！
（施必显急下，狄鸣鹤随下。）

【第四场】

（施碧霞上，曹天锡追上，打。施必显执锤急上，猛打，曹天锡死。施碧霞、施必显同哭。）
施必显　（白）　你吾去至后堂，将他一家打死！
（施必显下，施碧霞随下。）

【第五场】

（华月娥上。）
华月娥　（西皮摇板）　将身坐在绣楼上，
忽听楼下闹嚷嚷。
（施必显、施碧霞同上。施必显持锤欲打，施碧霞阻。）
施碧霞　（白）　兄长，她是一个好人。
华月娥　（白）　外面这是何人？
施碧霞　（白）　这就是我家兄长施必显。
华月娥　（白）　原来如此。既是你家兄长前来，你二人快快逃生去罢，这有纹银五百两以作路费。
施碧霞　（白）　既承小姐大恩，感激非浅，这银子是断断不敢领的。小姐请上，受吾兄妹一拜！
（西皮摇板）　多蒙小姐恩义好，
兄妹急忙把命逃。
（施必显、施碧霞同下。）
华月娥　（西皮摇板）　看他兄妹同去了，
倒叫奴家放心梢。
（华月娥下。）

【第六场】

（华子林、表兄同上。）
华子林　（念）　只为女多娇，闹得乱糟糟。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大爷，大事不好啦！
华子林　（白）　啥革事体呀？
丑院子　（白）　都教师爷正与那女子交手，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高长大汉，青面赤发，手持一把大铜锤，把都教师爷打死啦！
华子林　（白）　凶煞哉！革个大汉往哪里去哉？
丑院子　（白）　府中之人全都躲避，谁也不敢上前，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了！
华子林　（白）　都教师爷也死哉，大汉也去哉，但不知革个大汉姓啥叫啥？
表兄，你去外面叫人打听打听，大汉是个啥人，也好替教师爷报仇。
表兄　（白）　遵命！
（表兄下。）
华子林　（白）　可惜一位都教师也死哉，可惜！可惜！
（华子林下。）

【第七场】

（卢赛花上。）
卢赛花　（西皮摇板）　将身且把绣楼上，
（丫鬟上。）
卢赛花　（西皮摇板）　只见明月照纱窗。
（白）　天色不早。
丫鬟！
丫鬟　（白）　有！
卢赛花　（白）　你我安眠了罢。

丫鬟 （白） 是。
卢赛花 （西皮摇板） 卸却残妆入罗帐，
（白） 吓！
（西皮摇板） 只见一人睡在床。
（白） 吾的床上怎么有一男子在此！看他定不是好人，待吾将他杀死。
（卢赛花持剑。）
卢赛花 （西皮摇板） 手持宝剑将他砍，
（丫鬟拦。）
丫鬟 （西皮摇板） 尊一声小姐听端详。
（白） 吓小姐，看这一人，他是从何处而来？为何睡在此地？待婢子将他唤醒，问个明白，再杀不迟。
卢赛花 （白） 你快去将他唤醒！
丫鬟 （白） 那一汉子醒来！
李春芳 （西皮摇板） 猛然睁开昏花眼，
又只见二人在面前。
丫鬟 （白） 你是什么人？为何来到吾们小姐绣楼？快快从实招来，饶你不死！
李春芳 （白） 嗳呀小姐吓，我名李春芳。只因在文阳观前见一女子卖身葬父，是吾赠她五十两银子。不想华子林着人假冒我的姓名，将那女子抢进他府。是吾与他争斗起来，怎奈他府中人多势众，将吾打在水牢之中，害吾性命，多亏他家丫鬟红花将吾救出水中。是吾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难以行走，那红花将吾隐藏小姐房中。谁知华子林夫妇二人各处搜寻，拷打红花，小姐无奈将吾送至此地。望小姐救命呐！
卢赛花 （白） 既然是李公子，你快快请夫人前来。
丫鬟 （白） 遵命！
（丫鬟下。）
卢赛花 （白） 少时吾母亲前来，再做道理。
李春芳 （白） 倘若救得小生之命，感恩不尽！
（丫鬟引卢夫人同上。）
卢夫人 （白） 女儿唤吾何事？
卢赛花 （白） 只因隔壁华小姐，因救李春芳性命，无处安置，将公子送在此地，望母亲做主。
卢夫人 （白） 丫鬟，速速激动响木，请华小姐前来。
（丫鬟敲木析，华月娥上。）
华月娥 （白） 姐姐唤我何事？
卢赛花 （白） 你既要救李公子，为何将他送到为姊的卧房？
（华月娥跪。）
华月娥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心内惊，
尊一声姐姐听详情。
只为搭救公子命，
休怪小妹不顺情。
卢赛花 （白） 妹子请起！
华月娥 （白） 还望伯母姐姐速速救公子的性命！
卢夫人 （白） 小姐请回，吾自有道理。
华月娥 （白） 多谢伯母！
（华月娥下。）
卢夫人 （白） 丫鬟，速速命人去到李公子府中，请老夫人前来叙话。
丫鬟 （白） 遵命！
（丫鬟下。）
卢夫人 （白） 嗳呀且住！想李公子为人豪侠，又是宦门之后，今日既到我女儿的绣楼，不免等他母亲前来，吾就将女儿许配与他，岂不是好！
（丫鬟引李母同上。）
李母 （西皮摇板） 黑夜命人将吾请，
到此不知为何情？
丫鬟 （白） 李老夫人到了。

卢夫人 （白） 老夫人来了！
李母 （白） 黑夜之间唤老身到此何事？
卢夫人 （白） 只因令郎被华子林打坏，要害他性命，多亏丫鬟与小姐将公子救至此地。我想公子既到小女的绣房，又身带重伤不能行走。我欲将小女许配公子，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
李母 （白） 既蒙夫人救得小儿性命，又蒙将令嫒许配，是感恩不尽了！
卢夫人 （白） 如此就请公子在此养伤，待等痊愈，再送公子回府。
李母 （白） 待小儿归家之后再送婚书便了。
（西皮摇板） 辞别夫人下楼门，
待等吾儿转家庭。
（李母下。）
卢夫人 （白） 丫鬟，看看公子如何？
丫鬟 （白） 公子昏迷不醒！
卢夫人 （白） 吾现有刀伤灵药，丫鬟快快取来。
（丫鬟取药。）
丫鬟 （白） 药到！
卢夫人 （白） 取阴阳水来。
（丫鬟取水。）
丫鬟 （白） 水到！
卢夫人 （白） 快快灌服！
（丫鬟灌李春芳。）
卢夫人 （白） 怎么样了？
丫鬟 （白） 公子口吐鲜血数口。
卢夫人 （白） 此乃是淤血，吐出即愈了。快快搀扶他到后面。
（众人同下。）

《天宝图》【六本】

【第一场】

（狄鸣鹤、施必显、施碧霞同上。）
施必显 （白） 现将吾父盛殓，就停在你这观中。我兄妹要到李公子家中去叩谢，须要你带领我们前去。
狄鸣鹤 （白） 公子随我来。
（狄鸣鹤、施必显、施碧霞同转场。）
狄鸣鹤 （白） 来此已是，待我前去通报。
吓，门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子 （白） 原来是道长。
狄鸣鹤 （白） 公子可在府中？
院子 （白） 公子不曾回来。
狄鸣鹤 （白） 公子不曾回来，夫人可在呀？
院子 （白） 老夫人也未回来。
狄鸣鹤 （白） 老夫人也未回来，我们在此等一等。
（李母上。）
李母 （西皮摇板） 来在家门忙观定，
狄鸣鹤 （白） 老夫人回来了。
（施必显、施碧霞同跪。）
李母 （西皮摇板） 又只见二人跪埃尘。
（白） 这是何人呐？
狄鸣鹤 （白） 这就是施大人的公子同小姐。
施必显、
施碧霞 （同白） 叩谢恩人搭救之恩！

李母　（白）　请起！同到舍下叙话。
施必显　（白）　重孝在身，多有不便。
李母　（白）　这有何妨？请进里面。
（施必显、施碧霞同去头白布条，同入。）
施必显、
施碧霞　（同白）　老夫人在上，我兄妹叩谢恩人！
李母　（白）　二位请起！
施必显、
施碧霞　（同白）　多谢恩人！
李母　（白）　想你兄妹二人在观中居住，多有不便，倒不如搬到吾家居住。
施必显　（白）　既然如此，就将小妹留在伯母家中，小侄要到四方访友，以报冤仇。
李母　（白）　但不知几时起程？
施必显　（白）　即刻起程，告辞了！
（西皮摇板）　辞别伯母就登程，
叫声妹子听详情：
伯母台前要孝顺，
免得愚兄挂在心。
（施必显下。）
李母　（西皮摇板）　一见公子出了门，
你我到后堂把话明。
（李母、施碧霞同下。）

【第二场】

（曹天佑上。）
曹天佑　（西皮摇板）　都中奉了太师命，
去至扬州下书文。
（白）　俺，曹天佑。奉了太师之命去到扬州，与华国舅送信，就此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催动坐骑往前进，
不分昼夜奔路程。
（曹天佑下。）

【第三场】

（施必显上，出城。曹天佑上，过合，对看。曹天佑入城，施必显、曹天佑自两边分下。）

【第四场】

（华子林上。）
华子林　（念）　只为结仇恨，常常挂在心。
（曹天佑上。）
曹天佑　（白）　来此已是。
门上有人么？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什么人？
曹天佑　（白）　都中下书人求见。
丑院子　（白）　启公子：都中下书人要见。
华子林　（白）　下书人来哉，叫他进来。
丑院子　（白）　大爷叫你进去。
曹天佑　（白）　参见公子！
华子林　（白）　哦，原来是二教师来哉，请坐请坐！
曹天佑　（白）　现有太师爷的书信呈上。
华子林　（白）　原来是阿爹的信书，待吾看来。

哦，阿爹来问家里的事体，他还不晓得革，家里打得个一塌糊涂！
曹天佑　（白）　吾家兄长可好？
华子林　（白）　啥人呀，问你个老兄，你再弗要提起。只因吾同李春芳争斗，为革个女人，李春芳倒被你家兄打倒哉，哪晓得革个女人也会武术格，凶得很，府里革人都打她不过。吾叫你阿兄来帮助革，弗晓得哪里来了一个人，手拿一柄大铜锤，照着你阿兄头浪就是革个一锤，打得脑浆迸裂，打死哉！
曹天佑　（哭）　兄长吓吓！
（白）　但不知这一人，他是何人？
华子林　（白）　是革……吾也心里不明白呀！叫人各处去打听，也没有打听得来。
曹天佑　（白）　但不知此人是何模样？
华子林　（白）　听得家院说，革个人是一高长大汉，青面赤发，凶得很，凶得很！
曹天佑　（白）　适才小人进城之际，见一高长大汉，青面赤发，见他打马出城去了。
华子林　（白）　你刚才遇见哉？他出城去哉？喂哟，他竟去哉！
曹天佑　（白）　实实便宜了他！
华子林　（白）　后堂摆酒，与二教师接风呀！
（华子林、曹天佑同下。）

【第五场】

（四龙套、吴孝珍同上。）
吴孝珍　（点绛唇）　自幼豪强，无人敢当，习拳棒，自立为王，独霸在山岗。
（念）　我父在朝是忠良，奸臣陷害一命亡。豪杰逃出天罗网，因此霸占在山岗。
（白）　俺，吴孝珍。吾父在朝为官，被奸臣所害，全家丧命。是吾逃在这太行山上，自立为王，也曾命大头目山下打探，未见回来。
（二头目同上。）
二头目　（同念）　山下得活命，死而又复生。
（同白）　启大王：山下来了一青面大汉，十分骁勇！
吴孝珍　（白）　竟有这等之事。
来，一同下山。
（四龙套、二头目、吴孝珍同下山。施必显上。）
施必显　（白）　你是何人，敢拦你少爷的去路？
吴孝珍　（白）　留下金银，放你过去！
施必显　（白）　休得胡言，放马过来！
（施必显、吴孝珍同起打，吴孝珍、四龙套同败下，施必显追下。四龙套、吴孝珍同上。）
吴孝珍　（白）　绊马绳伺候。
（施必显上，打，被擒。四龙套、施必显、吴孝珍同下。）

【第六场】

（四龙套、施必显、吴孝珍同上。）
吴孝珍　（白）　大胆贼人，见吾为何不跪？
施必显　（白）　你少爷乃是天下的英雄，怎能跪你！
吴孝珍　（白）　来，拿去砍了！
施必显　（白）　嗳呀，且住！想吾施必显，本欲为父报仇，不想今日被擒。吾今一死不甚要紧，只是我这冤仇今生恐难报了！
吴孝珍　（白）　听他之言，莫非也是被奸臣所害？待吾上前问来。
那一汉子，你是姓甚名谁，因何到此？一一讲来，饶你不死。
施必显　（白）　我名施必显，吾父施洪林被华锦章所害。是吾要寻访天下英雄，要与吾父报仇。不想被你们将吾拿住，也是吾命该如此！
吴孝珍　（白）　看此人武艺高强，不如同他结为兄弟，日后报仇也好作一臂膀。
吓公子，你若肯在此落草，吾愿与你结为金兰之好。待吾与你松绑。
施必显　（白）　多蒙不弃，当面谢过！
吴孝珍　（白）　岂敢，请坐。吓贤弟，吾有一言，不好启齿。

施必显 （白） 有何金言，当面请讲。
吴孝珍 （白） 吾有一妹子倒也会些武艺，欲与贤弟结为秦晋之好，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施必显 （白） 既承台命，小弟就此谢过！
吴孝珍 （白） 待等选一吉日良辰完却花烛。贤弟请至后面。
施必显 （白） 请！
（施必显、吴孝珍、四龙套同下。）

【第七场】

（四云童、红焰真人同上。）
红焰真人 （点绛唇） 幼入深山，洞中修炼，悟参禅，道法无边，道号名红焰。
（白） 吾乃红焰真人是也，在这武当山修炼多年。今有李春芳有难，不免命弟子下山，以救忠良。
曹天宝走上。
（曹天宝上。）
曹天宝 （念） 忽听师傅唤，急忙到跟前。
（白） 参见师傅！
红焰真人 （白） 罢了。今有扬州李春芳有难，命你下山搭救。你与施碧霞有姻缘之分，为师赐你锦囊二道、捆仙绳一条、隐身花一枝，就此下山，听为师吩咐：
（唱） 吾今命你下山林，
搭救春芳命残生。
你与碧霞有姻缘分，
管叫你二人把亲成。
（红焰真人下。）
曹天宝 （唱） 山上领了师尊命，
去到扬州走一程。
（曹天宝下。）

【第八场】

（卢夫人、卢赛花同上。）
卢夫人 （唱） 且喜公子病痊愈，
理应送他回家园。
（白） 有请李公子。
丫鬟 （白） 请李公子！
（李春芳上。）
李春芳 （念） 难中得活命，向前拜恩人。
（白） 拜见婶母！
卢夫人 （白） 罢了。公子病已痊愈，吾欲遣人送你回去。
李春芳 （白） 只是小侄由绣阁出去，恐外人听之不雅。
卢夫人 （白） 吾将你扮作妇女的模样，将轿把你抬回，外人怎能知道！
李春芳 （白） 多谢婶母！
卢夫人 （白） 丫鬟，快与公子改扮起来。
（李春芳下。）
卢夫人 （白） 家院走上。
（家院上。）
家院 （白） 参见夫人！
卢夫人 （白） 你快去雇一乘轿子前来。
家院 （白） 遵命！
（家院下。李春芳扮妇人上。）
李春芳 （白） 看小侄扮得可像？
卢夫人 （白）倒也像。
（家院上。）

家院　（白）　轿子到。
卢夫人　（白）　搭上来。
（四轿夫抬轿童上，李春芳坐轿，四轿夫抬李春芳同下。）
卢夫人　（唱）　一见公子回家园，
倒叫吾心且放宽。
（卢夫人下。）

【第九场】

（李母、施碧霞同上。）
李母　（念）　年迈在华堂，两鬓白如雪。
施碧霞　（白）　伯母！
李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施碧霞　（白）　谢伯母！
李母　（白）　想你家兄长四方访友，不知何日才能回来。老身欲将你作为义女，等到我儿回来似觉方便，以免大家回避。
施碧霞　（白）　如此，母亲请上，待孩儿拜过！
李母　（白）　不消拜了。
（院子上。）
院子　（白）　公子回府来了。
李母　（白）　轿子穿堂而过。
（四轿夫抬轿同上，同绕场，同下。李春芳脱女衣饰上。）
李春芳　（白）　孩儿参见母亲！
李母　（白）　我儿伤痕痊愈了？
李春芳　（白）　痊愈了。吓，此位女子是何人？
李母　（白）　这就是你在文阳观搭救的那位施碧霞小姐，为娘已将她认在我的名下做了女儿了。向前见过！
施碧霞　（白）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李春芳　（白）　岂敢！
李母　（白）　从今以后你等要兄妹相称。
李春芳　（白）　遵命！
妹子请坐！
施碧霞　（白）　兄长请坐！
李春芳　（白）　伯父之灵榇既在观中，可曾讽经追悼？
施碧霞　（白）　妹子正想讽经。
李母　（白）　若要在观中讽经，恐我儿前去，那华贼若要知晓，必定又生事端。
李春芳　（白）　待孩儿随同前往，料然无事。
家院，拿我的名帖去请吾结拜的众位少爷前来。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下。）
李春芳　（白）　妹子但放宽心，为兄有结拜的兄弟，俱会武艺，请他们前来帮助，料无妨碍。
（院子引四公子同上。）
四公子　（同白）　吓，大哥！
李春芳　（白）　大家同至后面一叙。请！
（众人同下。）

【第十场】

（华子林、表兄同上，曹天佑随上。）
曹天佑　（白）　参见国舅！
华子林　（白）　请坐！
（丑院子上。）
丑院子　（白）　启大爷：今有李春芳替施小姐在文阳观中念经，特来禀报。

华子林 （白） 施小姐又到文阳观中来么？好革，今日定抢她来哉！
曹天佑 （白） 小姐事小，要代我兄长报仇才是！
丑院子 （白） 那李春芳他早就预备下人啦，他请了许多人在那观中防备着了！
华子林 （白） 他倒准备格，革个事体还要设法才好呀！
曹天佑 （白） 他有朋友，俺的朋友也不少。
这有柬帖一封，去至酒楼请他们速速前来。
丑院子 （白） 遵命！
（丑院子下。）
华子林 （白） 二教师革朋友，自然都是……自然都是有本领格！
曹天佑 （白） 那是自然！
（丑院子引黑土棍、众土棍同上。）
丑院子 （白） 都请来啦！
曹天佑 （白） 众位，来见过国舅！
黑土棍、
众土棍 （同白） 国舅请了！
华子林 （白） 好好，都是些长大汉子，有力气格！众位到此，并无别事相求，请众位到文阳观中将吾个仇人李春芳打杀，就是众位的功劳。
众土棍 （同白） 这件事你要同他说，他是我们的头目。
（华子林向黑土棍。）
华子林 （白） 吓，壮士！吾有个仇人名叫李春芳现在文阳观中，请诸位前去。若将李春芳打死，吾有重礼相谢格！
黑土棍 （白） 你叫我们打架呀，这件事情容易。别的事我们不行，打架是我们的本等，交给我啦！我们还靡有吃饭呐！
华子林 （白） 吃饭是容易。
来，叫厨房里快备酒宴。
黑土棍 （白） 我们要叫面食，米饭我们可来不了。
华子林 （白） 吃面饭，有格。
叫厨房备饭。
黑土棍 （白） 走，先吃饭去，吃了饭再说。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李春芳引四公子同上，施碧霞上，跪。众道士同上，同讽经。曹天佑引黑土棍、众土棍同上。）
曹天佑 （白） 呔，有人么？
（狄鸣鹤上。）
狄鸣鹤 （白） 做什么的？
曹天佑 （白） 李春芳、施小姐可在里面？
狄鸣鹤 （白） 没有施小姐呀！
（施碧霞下。）
曹天佑 （白） 你休得说谎，待我等打了进去！
狄鸣鹤 （白） 李公子快来，华家有人又来了！
（李春芳上。）
李春芳 （白） 待我看来！
（李春芳、曹天佑同起打。打连环群场。李春芳败下，曹天佑、黑土棍、众土棍同追下。）

【第十二场】

（曹天宝上。）
曹天宝 （唱） 下山搭救忠良命，
不觉来到扬州城。
（白） 俺，曹天宝，奉了师傅之命来到扬州，搭救李春芳的性命。
（〖内擂鼓声〗。）

曹天宝 （白） 那边有人声呐喊，带俺登高一望。
（曹天宝上桌，看。四公子同上，众土棍同上，同追打下。李春芳上，曹天佑追上，李春芳、曹天佑同起打，李春芳败下，曹天佑追下。）
曹天宝 （白） 看前面败的是李春芳，后面乃是华贼的狗党。此时不救，等待何时？
呔，凶徒休得逞强，曹天宝来也！
（曹天宝下。）

【第十三场】

（李春芳上，曹天佑追上，打，李春芳倒。曹天宝上，刀砍曹天佑腿，曹天佑倒，众土棍抬曹天佑同下。）
李春芳 （白） 请问道童尊姓大名，多谢救命之恩！
曹天宝 （白） 俺乃曹天宝是也。师傅红焰真人命我前来搭救公子。
李春芳 （白） 原来如此，请至寒舍一叙。
曹天宝 （白） 好，正要拜府。
李春芳 （白） 请！
（李春芳、曹天宝同下。）

【第十四场】

（表兄、华子林同上。）
华子林 （白） 表兄，此番二位教师去至文阳观，革个李春芳定要吃亏格！
表兄 （白） 李春芳今朝恐怕活弗成哉！
华子林 （白） 定要将他打杀哉！
（黑土棍、众土棍抬曹天佑同上，曹天佑坐椅。）
众土棍 （同白） 我们都回来啦！
华子林 （白） 教师爷，为何革样光景呀？
黑土棍 （白） 我们到了文阳观，同李春芳动起手来，谁想他们早有预备，有许多人在那里等着呐！我想，顾了施小姐，顾不了李春芳；顾了李春芳，又顾不了众人，一个人实在招呼不了许多，要再有我这个样有本事的一人，可就好了。如今李春芳是跑了，教师是被一个小道童砍了一刀，把他的腿砍伤了。
华子林 （白） 喂呀，好凶哉！革个李春芳如此的厉害。
来来，把教师爷抬至书房里去，快请医生调治要紧。
（众土棍扶曹天佑同下。）
黑土棍 （白） 我们还靡有吃饭呐！
华子林 （白） 来，预备酒饭。
黑土棍 （白） 我们得面饭才好，越多越好。
丑院子 （白） 是啦，随我来罢
黑土棍 （白） 走吓，去吃饭去。
（黑土棍、丑院子同下。）
华子林 （白） 真真革倒运！又把教师爷腿浪砍了一刀，倒运！倒运！
（华子林、表兄同下。）

《天宝图》【七本】

【第一场】

（秦氏上。）
秦氏 （念） 三从四德全不晓，每天专想狠妒心。
（白） 吾，秦氏，配与华子林为妻。不想我们大爷终日贪恋女色，见了人家有美貌的妇女，他就抢了来，同人家成亲，把我就搁在一边了。我也不愿意同他在一起，我看他那份面孔，一见就够了。他前日抢了施碧霞来，我倒被她打了一顿，因此我买了许多的丫鬟，终日叫她们演习拳棒。今个天不早了，又该去操演去啦。

众丫鬟走上！
（八丫鬟同上。）
八丫鬟　（同白）　参见大奶奶！
秦氏　（白）　天也不早了，同我到花园里去操演罢。
八丫鬟　（同白）　走吓！
（琴师、八丫鬟同下。）

【第二场】

（曹天佑上。）
曹天佑　（唱）　心中恼恨李春芳，
被他将腿来打伤。
（白）　俺，曹天佑。只因那日与李春芳争斗，被一道童将我两腿砍伤，在这书房调养了一月，且喜伤痕痊愈。今日闷倦，待吾将家童唤出。
家童哪里？
（丑院子上。）
丑院子　（念）　闻听师爷唤，急忙到跟前。
（白）　教师爷，什么事情吓？
曹天佑　（白）　我且问你，这后面花园之内每日有枪棍之声，但不知是何人在此？
丑院子　（白）　教师爷，是你不知道。只因我们大奶奶买了许多的丫头，终日教她们练习拳棒。你方才听见那后面有人，又有枪刀响，那正是在那里练习呐。
曹天佑　（白）　原来如此。我要到后面看上一看，可使得么？
丑院子　（白）　要看看也不要紧，你就站在那花墙外头，就可以看了。
曹天佑　（白）　如此，你且退下。
丑院子　（白）　是！
（丑院子下。）
曹天佑　（白）　带我前去看来。正是：
（念）　平生好武艺，去看女英雄。
（曹天佑下。）

【第三场】

（秦氏引八丫鬟同上。）
秦氏　（白）　大家演习上来！
（曹天佑暗上桌，看。八丫鬟同比试枪刀。）
曹天佑　（白）　真真的不错，好得很！
丫鬟甲　（白）　墙头有人窥探！
秦氏　（白）　待我看来。
呔！你是何人？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私自窥探，快快讲来，饶你的性命！
（曹天佑跪。）
曹天佑　（白）　嗳呀夫人呐，小人名唤曹天佑，乃是这府中的教师。只因前日与人争斗，被人将腿打伤。是小人在书房之中养病，听得花园有练习拳棒之声，因此前来观看。冒犯夫人，望求恕了小人之罪。
秦氏　（白）　原来是位教师爷。
丫鬟们退下！
（八丫鬟同下。）
秦氏　（白）　看此人长得倒也俊俏，我不免用言语勾引于他。
我说教师爷，我一句话要同你说，此地有些不便，你晚上到我房里去对你讲。
曹天佑　（白）　想那夫人的卧房小人焉敢前去，倘被国舅爷知晓，小人吃罪不起！
秦氏　（白）　我说不要紧，就不要紧。你只管前去，国舅爷知道，有国舅奶奶在此，还怕什么呀！
曹天佑　（白）　这……小人实实不敢！
秦氏　（白）　你怕什么？

曹天佑　（白）　小人怕大爷！
秦氏　（白）　有大奶奶，不碍的。你只管来，我等着你。
曹天佑　（白）　她是看上了我了。
如此，我晚间就到夫人的房中就是。
秦氏　（白）　你可要一准的来呀！
（秦氏下。）
曹天佑　（白）　她既然看上了我，我就去去何妨吓！
（曹天佑下。）

【第四场】

（秦氏、丫鬟同上。）
秦氏　（白）　丫鬟，我那你去唤红花，她为什么还不来？你再去叫她去。
丫鬟　（白）　遵命！
（丫鬟下。）
秦氏　（白）　等那贱人来了，我还要拷打于她！
（秦氏下。）

【第五场】

（红花、丫鬟同上。）
丫鬟　（白）　红花，大奶奶又叫我来唤你，你快快去罢！
红花　（白）　我晓得了。
（丫鬟下。）
红花　（白）　有请小姐！
（华月娥上。）
华月娥　（唱）　正在绣房刺鸳鸯，
红花唤我为哪桩？
（白）　唤我何事？
红花　（白）　启禀小姐：大奶奶又命丫鬟前来叫我。倘若再受拷打，婢子只恐性命有些难保，望求小姐救命！
（红花跪。）
华月娥　（白）　你且起来，待我前去见她，料无妨碍。
红花　（白）　多谢小姐！
华月娥　（唱）　红花且把宽心放，
待我前去料无妨。
（华月娥、红花同下。）

【第六场】

（四云童、红焰真人同上。）
红焰真人　（念）　全亏玄妙法，专救难中人。
（白）　吾乃红焰真人是也。只因华锦章在朝专权霸政，残害忠良，害了多少性命，玉帝大怒，命吾与他循环报应。怎奈他女华月娥与红花二人性情良善，她二人有难，吾不免前去搭救于她。
护法神何在？
（四大铠同上。）
四大铠　（同白）　参见真人！
红焰真人　（白）　命你去至华府，将丫鬟红花用大风将她刮到扬子江中田旭东的船上，不得违误！
四大铠　（同白）　领法旨！
（四大铠、四云童、红焰真人同下。）

【第七场】

（秦氏上。）
秦氏　（念）　绣房无别事，专等有情人。
（曹天佑上。）
曹天佑　（白）　夫人在哪里？
秦氏　（白）　来了么，坐着。我叫你到这里来并无别事，也不过是要同你相好的意思。今晚上大爷也不进房来，你就在我房中饮酒。
（华月娥暗上。）
秦氏　（白）　快乐一回，岂不美哉！
曹天佑　（白）　既蒙夫人见爱，小人敢不从命！只是倘被人知晓，小人吃罪不起。
秦氏　（白）　我告诉你说，我们这府里的人个个都怕我，就是大爷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就是怕小姐一个人。只要把她瞒过去，可就得了。
（华月娥咳，曹天佑急下。）
秦氏　（白）　原来是妹子来啦！
华月娥　（白）　我且问你，方才那一人他是谁呀？
秦氏　（白）　府里的教师曹天佑。
华月娥　（白）　既是教师，他到你房中做什么呀？
秦氏　（白）　我要教丫头们的武艺，所以把他找了来，同他讲究些拳棒的事情，并靡有别的什么。
华月娥　（白）　我早就听见你们说啦，说是府中人你全不怕，就是怕我。也不想想，咱们这是什么门户，我爹爹在朝做的是什么官，你竟敢做出这样无耻之事！我回到房中，写一封书信寄与我爹爹，管叫你性命难保！
秦氏　（白）　嗳呀妹子，你要饶恕嫂子这一次，千万不可与老爷子写信。我的好妹子吓！
华月娥　（白）　你真道是无耻！
（唱）　骂声贱人太欺情，
不该败坏我门庭。
我与爹爹修书信，
管叫你性命难保存！
怒气不息出房门，
秦氏　（白）　妹子快别走，你嫂子还有话同你说呐！
华月娥　（白）　呔，贱人呐！
（唱）　你水性杨花下贱根。
（华月娥下。）
秦氏　（白）　这件事倒叫她看破啦！
（曹天佑上。）
曹天佑　（白）　那小姐将此事看破，如何是好？
秦氏　（白）　我想此事既然被她看破，她方才说要给老爷子写信，倘然京中知道此事，你我性命难保。事已至此，只好想一个法子将她害死，以免后患。
曹天佑　（白）　若要害她一死，却也不难。我这里有毒药追魂针，无论刺在何处，一时三刻定然丧命！
秦氏　（白）　好！既有此针，我就到她房中，假意给她赔罪，乘便刺在她身上。害了此人，定然无事了！正是：
（念）　二人定计二人知，
曹天佑　（念）　休得走漏这消息。
秦氏　（念）　倘用药针害她死，
曹天佑　（念）　我与夫人永欢娱。
秦氏　（白）　好一个永欢娱！
（秦氏、曹天佑同下。）
（完）